



人 好 排

張 起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挑 好 人

張 起 著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年 · 武 漢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個反映普選運動的集子，它包括四個短篇。作品真實地描寫了農民羣衆對普選的重視和結合選舉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當家作主精神。

挑 好 人

張 起 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漢口解放大道38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新新印刷廠印刷

*

書號：270·787×1092 $\frac{1}{32}$ 開·1 $\frac{9}{16}$ 印張·30,000字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3,000

目 錄

趙大娘的一票.....	1
老兩口頂嘴.....	6
挑好人.....	14
何順兒回家.....	41
後 記.....	45

趙大娘的一票

荷池三選區選舉大會會場門口，用松枝紮得翠綠美觀。選民們從四面八方陸陸續續都來了，院子裏鬧嚷嚷的，男男女女，有說有笑。

‘老鄉們，咱們預備的凳子沒那麼多，年輕人咱們讓一讓，給婦女、老人們坐。’說話的就是這選區的一個候選人名叫李長發，原來的村幹部。

經長發這麼一喊，很多人在挪動着讓凳子。坐在後面角上的幾個婦女瞅瞅長發，在談論着他。

‘嘿，長發這回一定得滿票。’

‘可不是嘛，八個選民小組，討論到最後個個都贊成。——那還用說！’

‘哎，我說可不一定呀！你們看——。’幾個婦女都順着說話人的手往前邊台角根兒底下瞅着。

‘趙大娘不是到江南瞧兒子去了嗎？’

‘人家得了通知唄，選舉大事還能不趕回來！’

幾個人同時把頭扭過來湊到一堆兒小聲咕囔着：‘趙大娘這一票可就說不定了。……’

原來今年秋徵時，趙大娘和長發吵過一回嘴，過後沒多天，她就到部隊裏瞧她兒子去了，直到昨天才回來，討

論候選人她一次也沒趕上參加，所以有人就猜疑她這一票可說不定選不選長發。

那是正在秋徵當中的事兒。場光地淨，秋糧都收到了家，秋徵也已經佈置下來了。趙大娘覺着這是交給國家的糧食，可不能馬虎。她把自家收下的糧食，攤到院子裏叫再晒上一晒，等過兩天好好風風、撿撿。晒糧的頭一天就是火紅大日頭，到了晚上，藍絲絲的天上一點兒雲彩也沒掛，她想着自己單手人，天也好，來回收呀、攤呀的太費勁，夜裏她就拉了兩領蓆蓋了蓋，想着第二天一早就揭開等日頭。哪知天變的那麼快，半夜裏雨下起來了！多虧隔壁小福家知道她白天晒了糧沒有收，家裏又只她一個單手人，半夜爬起來幫她忙了好一陣總算收起來了。可是雨來得猛，到底糧食還是受了點淋。

小福家臨走時說：‘看這，也真巧，夜黑聽長發他們說區裏來了通知，說要三天把公糧爭取入庫哩。’

這一下趙大娘愁得一夜沒睡好覺。第二天天一明，鎖上門到她閨女家去想辦法去了。

天晌午頭趙大娘喜笑顏開的回來了，心想到家看看老母雞今兒個又下了蛋沒有，等女婿送糧食來給他炒個吃。

正往回走着，迎面碰上李長發，長發見大娘劈面就問：‘哪兒去了？大清早門就上了鎖！’

大娘本來走路累得上氣不接下氣的直喘，還沒到家門就碰上這麼幾句硬邦話，他也沒好氣地回了一句：‘上閨女家去了！’

‘還走閨女哩，咱村就落後到你們手上啦，全村公糧如今就剩你們這幾戶了。’

‘我就走遲了這麼一步——’

長發只是着急，也沒聽進去大娘的話，還是只顧接着說：‘您還是軍屬呢！’他的意思本是說軍屬應該帶頭，不想說得語氣不對頭。趙大娘猛一聽，沒弄清他的意思，她感到自己又不是不擁護政府，又不是不想繳公糧，正爲着要把好糧交給國家弄得一夜沒睡好覺還不說，一大清早就出去跑了這麼遠泥路；想到這兒心裏也瞥不住火了：

‘長發，你可知道你大娘，咱啥事往後拉過腿？我又沒靠這軍屬牌子吃，又沒靠它喝，你說說，我這軍屬怎麼啦！’

‘你自己問問全村沒繳的有幾戶？’

‘可你也沒先通知一定要今天繳齊呀！’

就這麼着，吵了一回嘴。

選舉開始了。主席台上喊頭一個候選人的名字就是李長發。

‘嘩’一聲全場個個都舉起了手。不少人眼睛直往台角邊瞅趙大娘，數票人一邊在數票，場裏有人小聲咕唧着：

‘舉了，舉了，她也舉手了！’

‘人家還舉得飛快的！’……

候選人全當選了，每個人胸前掛了一朵大紅花，直朝着大家笑。

自由講話，第一個跑上台的就是坐在最前面的趙大娘。大家見她上了台，巴掌拍得震耳聾。

會場裏非常靜，大家都很細心的聽趙大娘講話：

‘今個咱們親手把好人裏頭最好的人挑了出來爲大家

辦事，往後靠他們領着咱大伙把生產搞好，搞好互助合作，把咱們的日子步步往上提高。’

大娘平時從沒當這麼多人面說過話，可是今天她說得挺自然：‘不說旁人吧，就說長發，可真是咱們掰着指頭都難挑的人。這麼幾年啦，辦事積極，不怕勞苦，爲着衆人自己啥都肯捨，這都是大伙親眼看見的，我也不用多說。可就是他有一點要改正改正：長發是年輕人，脾氣大，有時氣一上來就不問清情由先發火，當幹部就是大伙的領導，要拿道理好言好語開導羣衆。說句不客氣的話，羣衆是比不上幹部明白事理，可是誰都講道理、誰都愛國、誰都願意進步，只要幹部的話說到家，羣衆思想通了，啥事都會辦好。這回到江南聽兒子說：幹部就要有這麼個“和氣、民主作風”，咱老婆婆家也懂不了那些新字眼，反正一句話：“硬話碰人、百事不成”，長發就有這麼個小毛病，當幹部可得留心這點。大娘是個直性子人，我有啥說啥。不過，我回來就聽說大伙都提了，長發也表了決心，這就叫人再沒啥說的啦……。



‘……長發是個年輕人……’

“人有失脚，馬有漏蹄”，幾年啦，當個幹部也不能說沒有一點缺點，常言說“知過改過不爲過”，一點小事可不能認一輩子。”

大娘對着長發笑了笑，又回頭對着大伙繼續說：‘咱話又說回來啦，啥事一個巴掌拍不響，過去有些地方可真不能光怪幹部，有時候也是咱們腦筋老，遇事不開竅，叫誰碰着也會着急。打個比方吧！去年有天黑夜幹部領着大伙去搶堤險，有人就認爲光咱村去吃虧，就沒去，還說幹部強迫命令；要知道咱村靠堤沿近，要光等着各村人都到，水一下來，大家都得挨淹。幹部們是爲着大伙，不是嗎？’

台下一片掌聲。

‘代表是咱親手選，咱就要信得過。可是代表呢，做事要多聽大伙意見，我還是那句話：咱們大伙一條心，往前走！’

趙大娘在一片掌聲裏走下台來，周圍的人對她打招呼：‘說得對，都是大伙心裏的話！’

台上站着的代表們，特別是李長發，朝着趙大娘不住手地鼓着掌，內心的感動，從他們的笑容中流露出來。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天津

老兩口頂嘴

一

選民小組散會時，已經是深更半夜了，劉大爺和劉大娘一前一後的朝自己的家裏走着，老兩口都是氣呼呼的，一路上誰也不答理誰。

本來，普選是件從來沒有的大喜事，今天晚上正是討論代表候選人的時刻，老兩口的獨生女兒春蘭就是代表候選人之一，按說，這該是多麼叫人高興的事啊！可是，誰也沒想到，這老兩口爲了女兒，竟在會上頂起嘴來，別的人勸都勸不住。

二

要說起來春蘭這個姑娘，鄉裏人沒有哪個不信服她。她從土地改革的時候就在鄉裏辦工作，如今是鄉婦女會的副主任和生產委員會的委員了。誰都知道：她是個能吃苦耐勞、全心全意爲羣衆辦事的好幹部，要說生產，誰都知道劉大爺是個有名的老莊稼手，春蘭跟她爹勤扒苦做，現在就是趕不上也差不了多少。五〇年，她的哥哥和她的未婚夫小虎一齊參加了志願軍，她想到爹媽年紀大了，裏裏外外的活，就一人把它扛了起來，她從來也不肯讓別人給

她代耕，就連小虎家裏的活，也總是跑在優撫小組的前面去幫忙。鄉裏的人都看得到：她和她們互助組的莊稼總是長得最出色，‘豐產模範’、‘軍屬模範’的獎旗也是一幅接一幅的往屋裏掛。老兩口提起自己的女兒，也總是笑得合不住嘴，常常誇獎說：‘這閨女真頂個小子！’‘幹什麼事都能幹出個名堂，有出息！’所以，一開始提名時，大家就把她提出來了。

三

小組開始討論春蘭了。提到春蘭的優點時，你一句我一句的搶着說，有的說：‘從土地改革到如今，從來沒看到她鬆過氣……’有的說：‘不是她到處動員婦女們組織起來，今年也不會有這好的收成，如今婦女們也和男的一樣幹活、掙分數……’有的說：‘這樣的帶路人不選，選哪個呀？……’

正在這個時候，劉大爺站起來說：‘要選春蘭當代表候選人，好是好，不過我還有點意見……’屋子裏馬上靜下來了，劉大娘吃了一驚，她沒等劉大爺說完就搶着說：

‘你，你有個啥意見？’

‘她還有缺點……’

‘缺點？……我看你是想扯閨女的後腿！’她覺得自己的話不好在會上說，就這樣頂老漢一句。

‘你說什麼呀？我扯後腿？我看你是替你閨女護短！’劉大爺氣得說話都有點發抖。

劉大娘被這一句話說得臉上直發燒，一時想不起什麼合適的話，只好慌忙的說：‘你才護短哩！’雙手往膝蓋上一抱，把臉扭了過去。

組長趕忙走過來勸道：‘算啦，算啦，老兩口頂個什麼嘴？’然後又對大家說：‘今兒天也不早了，大貴就算討論肯定了，春蘭嘛，她今天到區裏參加豐產評比參觀團，不在場，大家的意見還不一致，會就開到這裏為止，大家回去再琢磨一下，明兒再提，這是件大事情，一定要討論好。’又對劉大爺說：‘你老兩口回去也好好琢磨一下，不管什麼意見，要提儘管提！’

‘這是毛主席給的一份兒權利，誰還能管着不叫提！’劉大爺把烟袋往腰裏一塞，站起來走了。

劉大娘明明曉得這是對着她說的，可是沒有作聲，等劉大爺走出門之後，才從板凳上站起來對着門口說：‘誰不叫你提？誰管你！’

會散了，大家都邊走邊談，猜着他們的心思。組長走出門趕上劉大爺低聲問道：‘大爺，不會是怕春蘭耽誤家裏活兒吧？’

‘組長，你可真是隔門縫把我看扁啦！……’組長連下半句話都沒聽完就說：‘那你可得幫助大娘一下呀！’說完就折回頭往工作組住的地方走去了。

四

一路上老兩口各人想着各人的心思。

劉大爺覺着老婆說那話可真够氣人，從土地改革那時起，春蘭就在鄉裏為大家辦事，她天天在外頭跑，是我攔過她一步？還是說過她一聲？我人老心眼可不笨呀，誰不知道那是爲着大伙，也爲着自己翻身！我未必連這一點也不知道？未必翻了身就忘了本，連閨女都不讓去辦工作

啦？覆查當中選春蘭當上鄉幹部，也有我劉老頭親自投的一票哩！我不是還給她買了鋼筆、日記本子，讓她好好學習，好好工作嗎？這會選代表是個大事，要不是爲了閨女好，爲了大家好，怎麼能在會場上給春蘭提意見？這憑什麼能說我是‘扯後腿’哩？劉大爺越想越覺着委屈。

劉大娘也覺着劉大爺有些氣人。春蘭那閨女該有多麼好！工作、生產樣樣受人誇，一次兩次的得模範，這回大家又把她提出來，要選她當代表了，可偏偏你這老貨胳膊往外拐，有灰往自己臉上抹，還要對閨女照頭踢一脚哩！閨女果真有點小不是，別人要提就提，不提就拉倒，自己爲什麼偏要死死扣求呢？真要傳到朝鮮小虎那裏去，看有多麼不光彩！親爹挑閨女的‘眼兒’，再說要是真的三提兩提把春蘭給提下去，選不上代表，該有多丟人！前些天春蘭還往朝鮮去信，說她要爭取當選人民代表哩，這老糊塗要真把春蘭這代表給囉嗦掉，看等春蘭回來怎麼說？

兩個人都是越想自己越有理，誰也不想向誰認輸，誰也不願向誰先開腔。

劉老漢在前邊已經邁進大門了，劉大娘也趕到門口，站住腳往四外看了看，見沒有一個人，進來就把大門插上了門。到屋裏她把小板凳‘咚’一聲使勁往地下一放說：‘真沒見過這號子人，自己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劉大爺本想不再理她了，一聽她還在囉嗦，再也忍不住了，氣沖沖的問道：‘你是什麼思想？’

‘你說是什麼思想？我爲着春蘭當上代表，爲大伙多辦點好事，讓她跟小虎在前方後方都光榮，怎麼，這思想未必還錯了？’這會兒就只她老兩口，大娘覺着可到了說話的

地方，就一句跟一句的把她那‘道理’全倒出來，末了還說：‘春蘭哪樣不好？工作隊都誇她，你還有什麼意見？你說她哪點不够條件？你自己是什麼思想？’大娘倒逼着劉老漢問了。

劉老漢坐在一邊聽着又好氣又好笑，只搖搖頭簡單的頂了她一句：‘真是老腦筋哪！’

‘我老腦筋？你才老腦筋哩！’大娘一句也不讓他。‘當個代表多光榮，閨女要真是叫你三提兩提，讓大家把她選掉了，我看你心裏舒坦？你心裏好受？沒聽工作隊老周同志說選舉是個大事？’

‘嘿！還用你說，正因為是個大事才不能馬虎，我方才不是說啦，對春蘭大家又不是不贊成，我也不是不贊成呀！’

‘贊成還提什麼缺點？’

‘選人民代表不像往日的媒婆說媒，光揀好的講，就說春蘭別的條件都好，可是有一點點缺點也得提出來幫助她呀！把缺點改掉才能辦事辦得更好呀！’老漢又想起了工作同志說的話：‘當候選人，人家提意見接受改正了，大家會更信服她，擁護她，當然更要選她。’他又接下去說：‘你說贊成就不提缺點了？嗨！誰叫你昨天不去參加會，短這一個會就沒進步到這一點。’

‘人家不是有事請了假嗎？’大娘這會也心平氣和了，她趕忙又岔到原題上問：‘她有什麼值得你非提不可？你倒是說個清楚！’大娘想着：春蘭是自己的閨女，往日的小缺點自己也知道一些，可是還不知道老漢在外頭到底聽說別的什麼要緊的沒有。於是緊問道：‘什麼意見？你說，你說呀！’

大爺又重新點着火吸着烟說：‘你記得吧？去年冬天，鄉裏生產委員會商量的個辦法，要大家往麥地裏抬雪保墒，爭取小麥豐收，這本是爲着大家發展生產的好事，可到底這是個新辦法，過去幾輩子誰也都沒這樣弄過，有些人思想猛一下還提高不到這一步呀，春蘭那閨女也是個生產委員，沒好好給大家解說解說，只管大清早就爬起來挨門挨戶去催人家，你忘記了，她不是還和小寶家吵了一架？平時做事光憑自己一片好心，人家一時解不開，想不過來的事，三句話不對，她那麥楷火脾氣就和人家頂起來啦，你說說，總像這樣還行呀？’

大娘聽他說的也還是這些事，心裏就鬆了一口氣說：‘那能全怪她呀？誰不知道小寶家腦筋死落後！’

‘落後？剛土地改革時，鬥爭地主你不去，連我也不叫去，你落後不落後？可人家工作同志是慢慢開導呀！工作同志是吵過你一句，頂過你一嘴？末後你還不是自己也上台鬥爭地主？’大娘叫老漢說住了病根，就瞥着又拐了話題：‘就是那點意見，算個啥，也值得提？’

本來夫妻倆越說聲音越小，越說越和氣，慢慢像是在一塊商量什麼似的。可老漢一聽，她還是那麼個念頭，就又動了火：‘說你死腦筋還不認賬，我再問問你：你臉上是非有滿臉灰才洗呀，還是有點灰就要洗掉？’老漢從床邊站起來，小烟袋在桌子上磕得‘咚咚’響。

‘嘿，還批評閨女麥楷火脾氣，不拿道理開導人哩，你瞅瞅你自己，你不會慢慢給我解說解說？’大娘這下可有理了。

‘噯！真氣死活人！’大爺猛一下倒叫大娘說住了。

五

正是老兩口在屋裏你一句我一句的頂嘴，外面‘嘭嘭嘭’的有人拍門，接着聽見春蘭喊媽的聲音。

春蘭參加區裏的農業生產評比參觀團，白天到外鄉去參觀，因為記掛鄉裏的事，半夜三更也趕回來了。

老兩口一起把閨女接到屋裏，問這又問那。春蘭感到爹媽的臉色和平常不一樣，三言兩語回答之後，就問：‘爹和媽這時候怎麼還沒睡呀？’

劉大娘白了老漢一眼，搶着把前前後後的事情，把自己的道理詳詳細細的給閨女述說了一遍，覺着閨女總要幫自己兩句。哪知春蘭一開口就說：‘媽！爹說的對呀，明天我還準備對大家檢討檢討哩，對小寶家也得賠個不是，自



‘……我還要當眾檢討哩。’

己那脾氣不改不行呀!’春蘭撫着媽的肩膀親親熱熱的說：‘媽，咱南北地兩塊棉花都生了蟲，一塊生得多，一塊只有幾個，互助組一動手，兩塊地都捉光了，現在兩塊棉花都豐收了，人跟這是一樣呀，大小過錯都得叫大家幫助改掉才行；要不，就像地裏的蟲一樣，我們不去捉，就越生越多，不是把莊稼都糟塌了嗎？你說是不是？媽！’

大娘自知理虧，只應着：‘嗯哪，這會可會開導人啦。’

春蘭走到燈跟前拿出一封信看着說：‘我在區裏正好碰上小虎寄回來的信，他叫我好好努力，虛心接受大家的幫助，爭取當上人民代表哩！’

‘啊！小虎來信也說啦？’大娘緊往燈前湊。

‘看，要是小虎在家也要給她提出來哩，這是爲她好嘛！’大爺插嘴說。

‘誰問你！’大娘雖說是頂老頭的，可話裏並沒有氣。她又轉對春蘭說：‘提，明天媽在會上也要提提哩！像媽這老腦筋、遇事不大開竅的人還有呀，要您這代表們多多開導開導呀！’

劉老漢在一旁暗自笑了。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於天津